物略手稿

幾輔

雅

人物略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人物略

孫高陽

孫公名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唱名第二除翰林院編脩十二載歷遷司經局洗馬熹宗即位拜少詹加禮部右侍郎仍充日講官神宗末東宮有挺擊之變御史劉廷元以風顛蔽其獄內閣吳道南密以諮公公曰東宮重地不可不

問皇宮隱微不可深問靡保劉成而
下不可不問也靡保劉成而上不可深
問也獨皇上觧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
耳於是挺擊之案定已而主風顛
者深銜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
院劉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
阿附黨論得罪天下萬世也力持之
乃止熹宗初御講筵內閣或講官講
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公曰主
上幼冲正宜詳明切直博引曲譬若

講章聽中堂為芟改中堂又視中官
為忌諱則講筵為無人矣講官李光
元亦以講章不宜芟改上書爭之於
是勿改公与内侍王安及高時明議復
午講之制凡有疑義上問下荅日親
日熟以資啓沃二人稱善安曰當
請脩九五齋時明曰孫公欲致君堯
舜須要有茅茨土堦遺意何必脩
齋而後講乎未幾逆奄殺王安逐時
明公亦輟講惟先是萬曆四十二年

東事亟舉朝欲以其事屬公至天啓
二年遼撫王化貞奏廣寧之閭陽經
略熊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哮焚奏
石屯以西四百里与監軍道高出張
應吾邢慎言躡化貞後相將入關上
乃稱公尚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
兵
九日即命以閣臣輕掌部務公入部
即上敬陳目前切要諸疏又請下熊
廷弼于理与王化貞並讞舉朝聳然
始知有國法而側目者亦多矣兵部

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
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
遼象乾在薊門久熟於西邊種族
部落又時以漢物相啖頗得其歡心
象乾教在晉曰得廣寧不可守也爲
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
師此穩着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
山海關外費一百二十萬關外僚佐
袁崇煥沈棨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
奏記於首輔葉向高葉曰是未可以

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請以
單車就道抵關閱視新城面詰在
晉不為恢復大計切二然畫關而守
為失策乃條列閱視事宜以上公入
關過一片石閱薊鎮諸口條奏關西
東形勢事宜數十萬言恭謁定慶
二陵注下霑襟上遣中官賜銀幣羊
酒以勞及還上御講筵公面陳在晉
不足倚當念其勞善移之上即呂還
在晉為南樞盡逐逃臣張應吾等

議推經略難其人公曰與其以天下之
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以身從何若
以身任之遂請自行督師上大悅遂以
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
各處軍務公辭職方主事鹿善繼
王則古贊畫軍事上御門賜尚方劍
坐蟒閣臣送至棠文門外公至軍乃
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
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教
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

立六館招天下奇才劔客三年二月公
向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
遠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
往如何衆皆愕次日即出關抵前屯趙
率教屯守有方公慰勞之予以所乘
輿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質明抵寧
遠登首山眺海遂跨崆瓏山南望覺
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
灰山連瑽瓏与首山相為内護南則
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寧遠登

其城致恨於當日焚城撤守之人縣
盧山橫跨西南仍抵中右上遣內臣
胡良輔等來慰勞並犒賞將士公
上疏執爭以為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
戒邊人見不遣主兵大臣而遣治兵
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
議皆足以害政上溫旨報諸內使至
亦惴惴將事是時逆奄方用事創內
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
之意故公逆折之公出關抵寧遠集

諸將吏定守寧遠之議畫築城式使
祖大壽等司其役撤中軍蒲貴守之
會王象乾以憂去公請曰上如不欲臣
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闕下以聯絡邊
情比於識道之老馬上必不欲臣離
闕則臣請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
以臣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
罪奏上臺省爭言總督不可罷乃推
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朝議明柅公矣
四年正月公復戒車而東至寧遠遣

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抵
醫無閭山北鎮祠下還歷十三山以陸
營屯右屯城東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
溝遣將探蓋州遣尤安祿自錦州會
師右屯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間文武
將吏相與奮臂抵掌以得一當公遂
西巡昌蓟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
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面
奏進兵機宜魏廣微急告逆奄此來
為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應

逆奄悖甚遂內閣諭止顧秉謙奮筆
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
部傳諭馬首即東公得諭即刻東行
廣微嗾其黨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
章劾公而蕃至比公為王敦李懷光下
九卿雜議冢宰崔景榮力言東隅非
公不可乃止衆小進謀於逆奄樞輔擁
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制兵科
李魯生乃倡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裒
彼徒手不能有為且可激兵變而發難

端公即首汰大將尤垚祿王垚欽以病
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鈴下
人役以為將吏先汰官兵一萬七千三
百餘人未幾有哨將魯之甲柳河之
挫臺諫數十人爭言柳河事兵部
尚書高第謁逆奄於工所伏地而哭
奄亦厭之臺臣上疏請勒公從寧遠
回關門以重秋防公曰防秋固在關內
乎檜之殺飛不先諷臺臣請班師乎
乃抗章求去許之而高第為經略

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公文書
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高第既
受事即下檄馬世龍令撤錦右寧前
之兵奚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不
肯撤乃止撤錦右奚屯糧數十萬石
軍民哭聲震天明年東兵長驅而
西無一兵阻之矣崇禎御極王在晉為
兵部尚書恨公不置疏論馬世龍及
茅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逮世
龍逐元儀又嗾人交口詆公以沮其出

崇禎二年東兵入大安口破遵化將
薄都城舉朝恟駭謂非用公不可詔
趣公原官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此十
一月初七日事也至十五日上知公抵近
郊召見平臺上慰諭面陳守城方略
上曰卿不須往通勞卿調度京城又諭
即行時不容緩矣公出朝漏下二十餘
刻周閱都城五數而畢即出閱重城乃
乘月巡壕塹忽奉內閣傳諭令星馳
通州料理公具揭遵旨即行中外聞

公之出皆驚而相告尚書李騰芳鄭
以偉羅喻義要衆伏闕請留公疾
馳抵通斯時也呼吸存亡之秋而當
國者忌能而畏長逼出之惟恐不速也
使公不出寧有殺崇煥閱兵盡潰
之事哉此時國之不亡殆天幸耳公赴
通出東便門故將從行者皆逃匿獨
茅元儀誓死從行一路廬舍煨燼
屍骨滿野鳴鏑之聲聒耳比至通州
呼門莫應保撫解經傳縋一弁識公

者審視而後放入總兵楊國棟以軍
禮見公受而不辭曰吾向不受大將廷
謁今以安衆也新舊兩城兵命國棟
兼統之檄州守編氓城守出通倉糧兵
得宿飽而不敢以沽酒食離次騎兵分
布城下以備緩急設遊兵數百負大
砲以策應創懸簾束葦以加土費省
而火不能及按四城易置砲門教以更
番不絶之法時以流言忽置袁崇煥
於法兵盡驚潰公調馬世龍撫諭

又代爲祖帥別白祖帥得公手諭大
喫諸將皆喫乃具如公指上遂命公
移鎮關門公即戎途東發時關門
洶洶以待奔潰公至人心大定三年正
月四日祖帥入關謁公列祖帥所統騎
步三萬於教場行誓師之禮旋有
雙橋之捷乃遣死士沿海入報中朝
始知關門無恙也及克復四城奏聞
上親告廟叙賚甚優公還治所關政
一新其初中朝望公蚤爲驅除既而

曰昌不邀之出口俾足馬無迓乎言官
欲追論祖帥東瀆之事公密陳利害
而止梁廷棟為本兵不悅世龍而丘
禾加內外相應廷棟侈言禾加之功超
拜遼撫孫元化亦以譚兵拜登撫公
連章求罷不允禾嘉錦州被圍公分
調諸將救援諸將請出奇一創之禾嘉
恇怯不肯遂墮大凌毀雙堡而去錦
圍既解向人大言閣部老矣遼事我
隻手可辦朝議欲去公而用禾嘉上

不可公以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議相持
不決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乃遣中
書宣諭視事公奏謝曰臣欽奉聖諭
謹於四年正月朔日視事食少事多即
不能久而輿疾赴敵當可為法八月出
關縣前屯寧遠抵松錦十六日繇三
道關一片石壓石門燕河徧閱三協十
二路縣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薊門
而還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嚴
諭飭行曰務使中外共濟議任同心

克壯元老之猷早蚤安攘之績於是有
淩河之役屯淩之脩築也梁廷棟實主
其意後朝議謂不當築丘禾嘉迎合
內議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於彼公曰
且不撤兵敵至而戰上策也奉旨撤
兵據見糧以守中策也撤糧罷轉
餉委空城以疲敵下策也今出於無
策其可乎禾嘉不聽八月圍淩十餘
日祖帥及何帥可綱固守禾嘉率家
偉吳襄往救敗績先一日淩城食盡

何可綱語祖大壽曰公不出無以慰閣
部我不死無以報閣部為文以自祭
而死祖帥率二十七人詣營飲酒歡甚
約下錦州以養子為質与之盟而還二
十九日我師刼營率二十七人逸出徒
步入錦州公上疏求罷賜銀幣馳傳
以歸已而長山之敗坐公矯旨復城欲
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閒住上疏陳
謝並列上薊遼事宜十六款及復城進
兵二事諸臣所未悉者略為明白且云

臣顧治臣進兵敗衂之罪不宜以兵潰
卻罪於進兵使天下以拒敵為戒也
臣顧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困
卻罪於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為諱也
公里居七年崇禎九年八月東兵入
破定興鹿太常善繼死之公賦詩六十
章哭之繼破安州去高陽四十里公方
城守遊騎去城七里聞城頭砲聲引
去十一年九月東兵復入十一月攻高
陽相持十餘日砲矢俱竭城破擁公

至營不屈縊殺之太監高起潛領兵
至哭祭之奏聞復原官祭葬嗚呼公
忠智兼備求之古人中庶幾諸葛武
侯李忠定之儔每用之於危急之秋
而擯之於甦息之日俾公不裏革於
疆隅而束手就斃於孤邑亦可哀矣
諸人之害公者無不至而尤毒者無如
李魯生之請銷兵也蓋以公予敵又
以公予兵而國之存亡不遑計矣嗚
呼國之不祀也豈盡運數哉公嘗言

上以漢武卿唐晉國儀我我則何敢成
敗利鈍非所逆睹生死老病死時至則
行庶幾竊比於二公此則公所自贊也
然武卿當國而黃皓卒不敢逞晉
國出師而黜令狐綯之異議者公能
得於時乎其可為二公者人也其不
能為二公者時也公亦柰之何哉公
所著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范公
景文曾刻之南中板尋燬其督師全
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營百八

扣一卷歷官舊紀四卷撫吏志十卷
高陽志十四卷無復存者而公之存
於世者不以書也

退谷野史手稿

仙芝 藏書

人物略

鹿大理

鹿公名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興人
為諸生時岸然以千秋自命萬曆丙
午舉於鄉過容城与孫奇逢切脯酌
酒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与
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樸被蕭寺
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戶部山
東司主事職鹽法与同舍郎袁世振
爬搔利病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

淮阜有成效著為絜令焉丁田恭人憂
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
事遼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
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
汝華曰每歲廣東解今花銀恭進大
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
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
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為便
考會典國初令花銀折糧俱解南
京供武臣俸祿各邉或有緩急亦取

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
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
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
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悉備各
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
足是內府与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
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
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之用即舉
金花金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

上批發度之高閣而中官熒惑其間急
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
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緘縢不
可問天下事為之有機留与不留係於
進与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
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
而局内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即至
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
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
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闔門不聽公

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
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
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
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公曰但執善繼語
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歎
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
調外任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
東運判亦不報遂移疾去而司農竟
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
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

無執持素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
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
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
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絶請託申明
法紀為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
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群噪
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
賞行邉請用廢弁坐賕敗者職方郎
耿
杞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
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内閣葉向高曰

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
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
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令幸得一憂國
奉公不狥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
旨胥天下以職方為市永無不債之帥
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為易
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為小失也
葉公得書初怒其刺已既而屈服焉
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
果銳以天下為已任請寘進臣熊廷弼

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
孫公閱關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
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
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即一日在幕中鹿
善繼鬚如戟肯四頭作吏部郎乎
孫公當關四年經營遼河東西恢復
遼彊四百里安插遼人四十萬入而造
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為
左右手禁餽遺絶宴會朝齏暮鹽漠
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

見老校退卒与相勞苦因以勾稽將士
察識營壘鼓勇敢拔斫跎録寸長理
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闇鄙之甄録公之
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
軍需甲仗已事而還去家二百里不
皇省視中朝自此知關門決計進取
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
將渡河入奏魏廣微誑以清君側聳
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蕃李魯生
輩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

公貽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
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衍
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
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
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令之君子則慎
重非為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為振
刷意在隳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恢復
之計夫百計而數之進不能一言之退
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隳也
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廢前

日之祔復作遼廣瀆陷時都門之光
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
隔壁之猜而索邉人之情心在事外之
邉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邉人
之情者遂持邉情以為朝論迎朝士
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邉情從此恢
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山河甘心腥穢忠
臣義士有負戟長嘆而已未幾孫公解
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家居四年趣尚寶
卿陞太常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

三載復請告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
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其
子解元化麟以毀瘠死於喪次公殁孫
公奕之慟為挽詩六十章又二年高陽
陷孫公亦死之是時薊遼兵柄盡歸
之中涓而高據司馬之臺者方為以
大事小之說精神不用之殺敵惟欲以
東林二字殺黄道周而甘心焉兵實
日墮盜賊日滋使二祖赫聲濯靈之
區宇俄頃獻於潢池之草寇斯亦

從古未有之變矣讀公與兵垣書能
不致恨於李蕃李魯生諸人哉

退谷野史手稿

京都翰墨藏